

纪念舟山解放70周年

□柴国定

一连几日阴霾沉闷的天气。今天太阳终于冲破了层层乌云，露出了笑脸。顷刻就给初夏的大地增添了几分暖意。

近午时分，母亲拎起几天来一家人换下的衣服，打开几天未打开的大门。我一下子拉住母亲的手要一起去，母亲无奈地拉上我，壮了壮胆，跨出了家门。路上几乎没人行人，溪坑离家不远，母亲一口气来到溪边。这条溪是全镇的主要水源，溪上有座石桥，是通向集市的主要通道。沿着这条溪是一条通向塔岭的狭狭的马路，和沈家门、定海相连。平时母亲到这儿洗衣服常带着我来。要是遇上今天这样的阴雨后天晴的日子，满溪都是洗刷的人。可今天，清静得只听到潺潺的流水声音。没有人和我一起玩，我也只好蹲在溪边的马路上，拣着小石块，一块接一块地往溪水中扔。母亲也只起劲地洗着衣服。

我也记不清过了多长时间。只听从远处岭上传来一阵“大军过岭了，解放军过岭了”的喊声。在溪下的母亲一听这喊声，一下子收起还未洗完的衣服，跑上马路，拉上我往家走。可我正玩得起劲，还想赖着不走，母亲用手指了一下前方轻

声对我说：“大兵来了。”我随着母亲指的方向看去，只见高耸的塔岭马路上下来了一队人马，蛮长的一路人，正向集镇方向过来，已经能听到整齐的脚步声了。母亲不容我再细看，用劲一拉，拖上我半跑着往家走。一进家门，没有晾衣服，就关上了大门，还支上一条杠。我不清楚到底又要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了，母亲只让我坐在里屋的一条板凳上，再再三叮嘱我别出声。

这十几天里村子里发生的这些事，我似懂非懂，很多的大人们也讲不清楚。我家住在一个很古老破旧的四合院里。几天前，院前院后还住满了国民党的兵，乱糟糟的。大人们私下里说，他们都是败兵，是被共产党军队打败，退到舟山的。怪不得满身污垢，向老百姓要粮要菜不算，还到处抓人，把整个村子折腾得鸡飞狗叫、哭声不断。母亲把父亲藏到四合院的隔墙内，白天也关上门，不让我出去玩。又不知过了几天，大概也就两三天吧，这些败兵们突然不知去向。四合院的大墙上涂满了乱七八糟的字(后来才知道是国民党兵逃离时书写的反动宣传标语)。这几天，四合院里的人都在用水洗刷这些用洋红粉写的字。我和母亲也用旧菜刀刮过写在家门外墙上的这些字……

太阳还没下山，四合院家家都关上了门。母亲叫我先躺到床上睡。屋里没有点灯，母亲独自坐在床沿上发愣。我被当时紧张的气氛影响着，也迷迷糊糊地睡不着觉。远处不时传来几声狗叫的声音，又不时传来院外有人走过的脚步声。当隔壁姆妈家的自鸣钟敲过12下以后，我大概是睡着了。

我在朦胧中，被母亲在屋子里走动的声音惊醒了。睁开眼睛，屋子里已点了盏煤油灯。母亲身上披了件已露出棉絮的旧棉袄，从外屋进来，手上捧着只空碗，我明白了，母亲是在给藏在隔墙中的父亲送饭。我再也没有睡意，索性也坐了起来。可母亲马上走过来，硬又把我按下去，叫我别出声，躺在床上。母亲沉默着，我也不能说话。屋内静得能听出自己心跳的声音。时间就在寂静中悄悄过去。我心里掂量着，天大概快亮了吧。我多么想快点知道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白天过岭到镇上的大兵们，现在到哪里去了？这些大人们叫解放军，共产党的兵，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和十多天前这些国民党的兵有什么两样？我心里想着这些，就越发感到天亮得太慢。隔壁姆妈家的鸡总算啼出了第一声。这一声，在今天

听起来，好像特别响亮。母亲随着鸡鸣声，轻步迈出了房门在外屋紧闭着的门缝里偷偷地向外张望。这下我再也耐不住了，一下子翻下床沿，拖了鞋，轻脚轻手来到母亲身边，也想往外张望。母亲吃了一惊，一把拉住我，又用手指了指门外，意思是警告我千万别出声。我在朦胧中点了点头，朝门缝中看去，是一个好天气，银白色的天空，已透出了光亮。当我把目光集中到四合院的屋檐下时，可真把我愣住了。可不，躺在屋檐下的不正是兵吗？！他们的头正朝着我张望的板壁呢，我和这些大兵只隔着一层木板呢，要不是母亲紧拉着我的手，我差一点叫了出来。我吃力地再向四合院四周张望，四围屋檐下，整排整排的在地上躺着十几位大兵，个个身上只盖了一层薄薄的被子，雨衣铺在地上，头朝里，一双双还打着裹腿的脚露在外面。“瞿——瞿——”的几声哨子声，从院外传来。刹时一阵起床，打背包的声音，过后，大兵们都来到院子中集中。母亲不让我再张望了，硬拉着我走进内屋。不到几分钟，我和母亲听到有人轻轻地敲我家的大门。“老乡，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请你们不要害怕，天亮了，请把门打开，老乡。”舟山话中带着几分北方口音。

母亲还是呆呆地在屋内不作声。只是偷偷地又往门缝里向外张了张。仍不见开门的大兵们都坐在屋檐下等候。这时，我和母亲紧靠着，不时传来别家同样叫门的声音。

天完全亮了，初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门缝中照射进来，驱走了闭门关窗的屋子里的黑暗。母亲进房吹灭了油灯，听着外面的动静，思索了一回，走到大门口轻轻地拿去支在门上的杠子。就在这这时，我听到对面伯伯家传来了开门和说话的声音。接着姆妈家的门似乎也打开了。门外一阵脚步声、笑谈声，使沉默多天的四合院顿时热闹起来。母亲脸上掠过一丝笑意，对我说：“你先呆在屋里，妈妈给大兵们开门。”说着走到外屋，轻轻地拉开了门闩，探头向外望了望，半推半拉开启了大门。我再也管不了母亲的劝阻，一下子跑到母亲的前边。阳光洒满了整座四合院，一股暖气直扑我脸上。几位大兵一见到母亲和我，高兴地迎了上来。我闪到母亲身后，胆怯地傻笑着望着这些和蔼可亲的大兵们。黄绿色的军装，头上戴着一颗金色的五星的军帽，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地发光。母亲搬过几条凳子，招呼大兵们进屋里坐。可这些大兵们一进门有的拿

扫帚打扫我家的房屋，有的担起水桶到院外帮我家挑水。此刻，整个院子都忙腾起来，我惊讶地看着这群忙碌的大兵们。母亲拉住一位年长一点的大兵，要他们把外边的铺席搬进我家。这时院内的中堂门也打开了，伯伯领着几位大兵到堂屋中搭铺，从院外进来几位乡亲扛着一捆捆稻草铺在院内有空余房屋的地上，一起为大兵们安排住宿。

母亲也和大家一起忙碌起来，我可高兴了。只和母亲打了一下招呼，就跑出院子。全村的人都在忙碌着。前几天洗刷的墙上贴满了一张张彩色的标语。中午时分，一阵哨子声在院子里吹响，大兵们从各个方向快步跑进大院。我也紧接着进了院子，只见大兵们迅速集中到院子里，约有五六十人。一阵口令声后，大兵们“喇”地坐在石板地上。我忙进屋想叫母亲一起来看，屋里父亲也忙着给大兵们打地铺。就在这时，院子里传出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宏亮的歌声。这歌声在初夏晴朗的天空中回响。

七十年年头过去了，可这是我有记忆以来永远难以忘却的日子——舟山解放的第三天，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九日。

陈章友 见证小郭巨的崛起

□张 秘

小郭巨，一颗六横岛上的璀璨明珠！昔日的野涂荒滩，如今像一条巨龙静卧在舟山市六横西南一角。

正所谓“海山娇，烟雨遥，涛浪淘尽，沧海一笑”。

历史是一面魔镜，有时就是如此令人感慨！上一代人创造了不可磨灭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熠熠生辉的精神财富。

是谁拓起了小郭巨，载入舟山群岛发展史光辉的一页？那就是现年近九旬高龄、曾任六横区委副书记、区公所区长陈章友和他带领的一班人。

但是在陈章友的字典里没有一个“退”字，他决定了的事情，从不会回头。区委区公所拟定了五个公社以股份制的方式筹措资金。双塘、蛟头、五星、小湖等五个公社按股权投资，原双塘公社党委书记虞英浩带头首先投资六万元。蛟头等公社也陆续投入了十几万元……有了第一笔启动资金，陈章友及后任区委书记江云根辗转去现场踏勘，开始做大文章了。先把工程临时指挥部建立起来，他们在小郭巨临近的五星公社小支村一个山角建造六间指挥部，指挥部负责人由原平蛟公社党委书记刘大荣担任，临时抽调了各公社十几名同志，开始对该项目的勘察、测绘、丈量、设计等进行了大量工作。

水利海港工程队前期垫资施工；一期工程工期三年，工程验收合格付款。

第一期工程，大支小乔起点，郭巨山筑塘脚，再由郭巨山起步——积峙步枪湾筑塘脚，狮子口起点——双塘大沙头筑塘脚。

1980年10月小郭巨促淤工程终于开工了，没有工程预付款，老王工程队自筹资金购钻孔机开山，自筹资金购挖掘机、铲车，没有大型工程车，用拖拉机运输，民工没有生活费，从自己家里背来地瓜干当杂粮，背蔬菜萝卜炒大锅菜。海塘围填由于郭巨港风大浪高，筑堤困难很大，倒了一次，重来，再倒，再筑，先后倒了五六次，愣是靠着重强意志和毅力，硬是把这几条海堤筑了起来。陈章友等区委区公所领导望着巨龙般延伸的大堤，十分宽慰。

三

那一年的春节前夕，海港工程队队长王联桂提着一只沉甸甸的纸箱，走进区公所陈章友同志办公室，打开一看，是几十瓶“华佗酒”。陈章友脸上不屑：

“老王，你这是干什么？”

“区长，小意思，几瓶老头酒，过年了嘛……”王联桂脸上一红。

陈章友脸上没有发怒，言语也不见很戾，却给人一种施压：“别这样，我不是贪婪之人，你拿回去！”二箱华佗酒至多二三百元，但陈章友不以物价论事非。

在他认知里，有些共产党员的初心一旦被欲望驱使，他就会贪婪一次后，一步步走向坠落，直至自食其果。

他是党的领导干部，入党初心不移，防微杜渐啊！再穷，也要守住廉职这根底线。

一如既往的清廉，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生活，也是他一生守护的生活。

陈章友同志的政治生涯是廉洁的，他的生活是极其朴素的。他家离区公所近二十多里，翻山越岭才能到达，那几年没有公交车，只能骑自行车往返。有一年的秋天，区委开会已是晚上，他在回家途中由于天太黑，看不清道路，自行车不慎侧翻，滚落山崖，被岩石撞断了二根肋骨，从此他穿了三年的“铁布衫”。由于药物过敏，导致喉咙疾病，嗓子一痒说话就“吭——吭——”地咳，因此还有人叫他“吭吭区长”。他穿的衣服裤子按现代

人的说法叫“地摊货”，加起来不到一百元钱，那双褪了色的解放鞋，鞋底磨破了拿去补一补再穿，不舍得丢掉。陈章友穿的衣服虽然是粗布麻衣，却十分干练，那是他老伴为他精心洗涤、熨烫。陈章友老伴是位艰苦朴实的农村妇女，眼睛不好使，每天砍柴、割猪草、养猪养鸡，辛苦地供三个女儿读书。当时，陈章友同志的月工资仅50多元。

这一年，六横区公所食堂修缮，区干部没有地方吃饭，在小街饭店搭伙。有一天的晚饭，陈章友买了一碗蒲瓜汤，他把蒲瓜当下酒菜，剩下的汤当下饭菜，还吃得那么爽口，而这碗蒲瓜汤多少钱？一角！

1979年，县里为了照顾六横老干部，安排了15个新招干部名额，此年，陈章友大女儿已高中毕业，根据他的情况完全可以安排大女儿到行政单位工作，可是陈章友把一个个老干部子女都安排了，他大女儿却没有安排，他微笑着对身边秘书说“先安排别的老干部子女吧，我让！”此时一刻，陈章友身躯笔直，给人以说不出的信任。这一让，体现了这位共产党员陈章友的高风亮节！

四

2003年12月，六横人民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积峙——小郭巨和弯刀嘴促淤工程一锤定音，等级为4级，海塘设计为20年一遇，海研设施为50年一遇，主要建筑积峙至小郭巨围垦大堤共长1640米……2003年12月动工建设四年竣工，2009年3月获省围垦局竣工验收，围垦面积达6227亩，新建高标准海塘长1640米，加固海塘长1500米。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小郭巨促淤工程终于成功，如今的小郭巨

——围垦面积20万平方米，约31000亩陆域面积，超过六横本岛24000亩耕地面积！

——新增深水海岸线8.6千米！

初步建成宁波——六横临港产业基地！

了不起的艰苦创业原六横区公所和公社领导们！

六横乃至普陀、舟山不会忘记这个坚定、廉职的人民公仆——共产党员陈章友。他的毅力、人品和心性将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普陀潮头幸福花

□朱红萍

东海之东，有千岛之城
是舟山群岛新区的千枝莲蓬
普陀，是别样的一丛
万顷波涛间，泼墨挥就
执如椽之笔的人
赋予普陀以龙马精神
助推普陀驶上时代快车
指点普陀干在实处，勇立潮头
普陀潮，一波波涌来
文化创意延续一方山水文脉
海洋文化探究深厚人文底板
普陀，蝉联中国幸福城市之最
普陀潮，一波波涌来
青龙白虎间，世界渔港雄姿依旧
十里滨港路，一港两岸交相辉映
和美小岛，树立高质量发展典范
普陀潮，一波波涌来
一条美丽的沿海路随风驰骋
一抹鲜红的“初心”小岛上立碑
全域风光靓成省内首批示范
普陀潮，一波波涌来
为您着想，请您最多跑一次
矛盾调解，样板在先
社会治理位居全国创新十大典型
普陀潮，一波波涌来
全省新时代美丽乡村立示范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开新篇

国家创业孵化基地掀华章
转型普陀，已成良好态势
全景普陀，已如画轴铺展
美好普陀，泽被民众幸福
发展普陀，继往开来
继往开来，砥砺奋进
普陀人，执着践行发展理念
传承弘扬普陀人文情怀
沉着彰显善谋善成大智慧
普陀人，面对机遇，有为而上
普陀潮，一波波涌来
迎接挑战，蓄势再发
爬坡过坎，不畏艰难
这是搏击风浪练就的胆魄
普陀人，慈悲为怀，利人为本
天人调谐，和而不同
兼容并蓄，有容乃大
这是文脉传承积淀的灵魂
普陀人，能享滨港路上的海边盛筵
能守莲花岛上的禅意境界
普陀，吐纳着五湖四海的宾朋
融汇着时尚与传统的风采
东海之东，是普陀的故乡
东海有鲲，通达四海
东海有鹏，翱翔四方
东海有长虹，贯通大海大江
东海之东，是普陀的故乡
东海有普陀，耕海牧田，融合致远
东海有普陀，人沐慈风，物被光华
普陀，万顷涌潮盛开幸福之花

七十年海与岛

□庄林林

从1950到2020，七十年，
是历史长河的涟漪，
是中华崛起的章节，
是普陀改天换地、砥力进取的诗篇。
1950，中国渔都，
2020，海上花园，
从市肆骈列、海物错杂到产城融合、山海城交汇，
七十年，昌其所善兴其所宜，我们任重道远。
朱家尖海峡大桥、鲁家峙大桥、浦西大桥……
你以优美的弧线串起散落在东海上的岛，
海还是那片海，岛不再孤独无靠，
七十年，变的是天堑画的是通途。
莲花洋上造新城，城北开发新空间，
南部围垦载下金梧桐，西部填涂释放新活力，
岛还是那座岛，海不再肆虐咆哮，
七十年，变的是沧海成的是桑田。
车灯闪耀，光明就在渐渐放大的前方，
浓浓的喜悦写进往昔的回忆。
普陀，向前！一路向前！
唱大风歌，弄时代潮，谱写新的华章

